

黃文獻集附錄
補遺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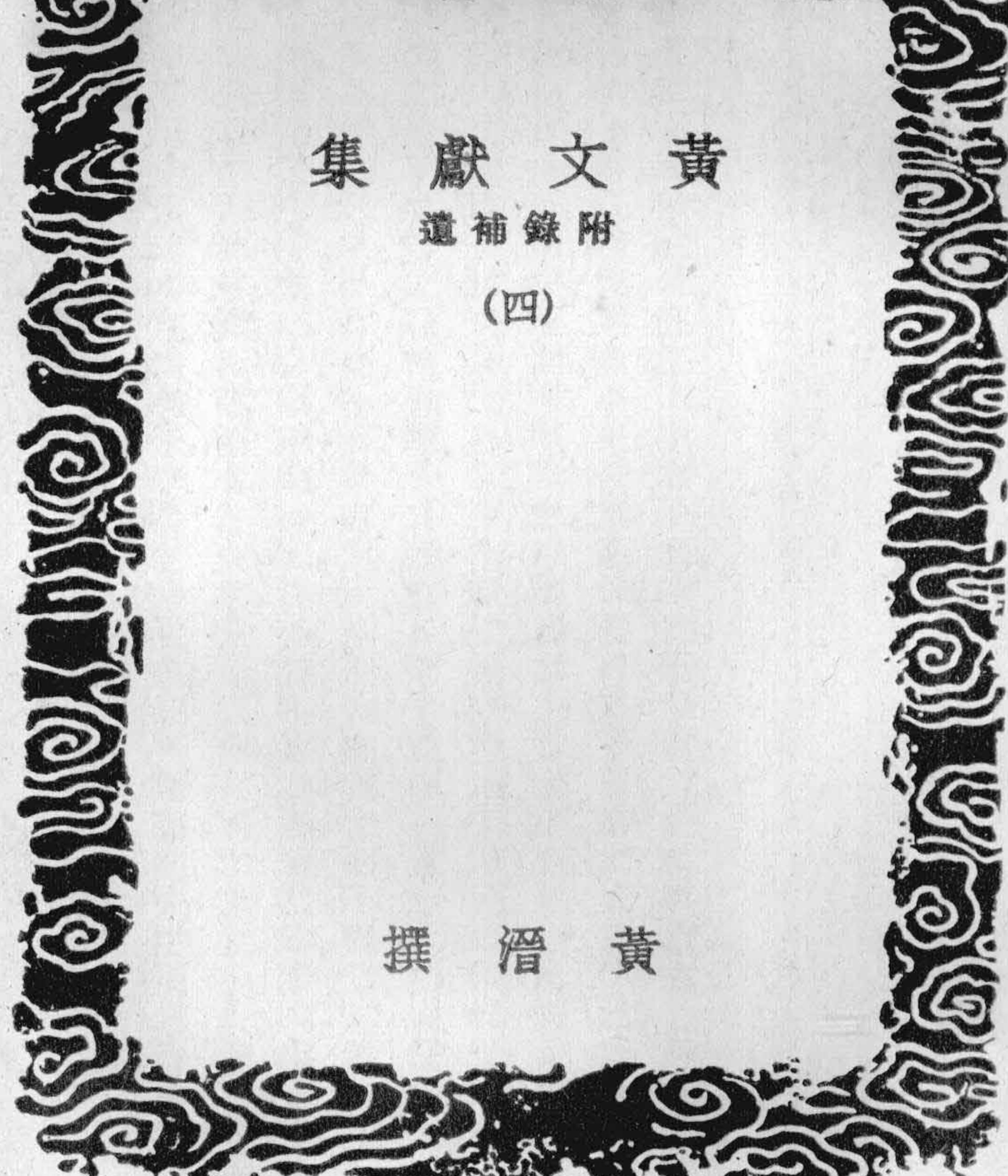




黃文獻集

附錄補遺

(四)



黃潛撰

黃文獻公集卷之六

序

送李子貞序

始予忝由進士起而署督運吏數艤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爲儒學官方從容揖諸生升降酬酢於俎豆間顧予冒不測之險躬執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鑄銖暇日過予輒爲之太息不已後予秩滿受代去而子貞隨牒遠方爲巡官括蒼山中進則降氣卑色以慎伺其上官退則與邇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林烟火寂寥之境予聞之又未嘗不爲子貞太息也今年秋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調婺郡文學予亦承乏教國子于上庠旣與之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行有日謂予盍以一言志其別夫任人之道必其材與事稱是以習而安焉然人之才品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爲士而不得守其職業豈獨予與子貞然哉今天子明聖慎簡輔弼侍從之臣以秉鈞持衡俾吾徒獲返其初服甚幸若夫指道德性命之言爲吏議所不急而惟以簿書出納爲問此則儒者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閱歷之久識量絕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累矣予故婺之諸生也他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於鄉校觀人才之秀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爲慰幸又奚止向之所云而已耶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以俟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舉者受業其間餐錢固不以煩縣官而滿百人輒止後至而久次者必員有闕乃得補其處此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預教事饒君安道自臨川攜其子而來既俾奉贊堂上以禮見顧以限於常員未及執經就列與諸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願得一言爲別嗟夫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六遂之中今也乃使之挈挈然亟往亟返五千里不啻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十五而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近者猶四三年何以開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國家施教導民之初意宜不若是予所爲太息而未如之何也予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以自售徒爲其子來耳計其復來予必已代去而不得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安可無以識其別乎魯人之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鄭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蓋未有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久者雖然此諸侯之學也況天子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諷于上用古之道變今之法則安道父子之來予猶及旦夕待也庸識其所望者於羣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東郡志序

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領二縣而治白馬白馬故東郡地也公暇日閱前史及他傳記得東郡事參以舊聞作東郡志十有六卷屬潛序之潛竊惟昔之言地理者有圖有志圖以知山川形勢地之

所生。而志以知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圖以詔王者。有士訓之官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詔王者。有誦訓之官焉。凡皆達於朝廷而關於政令。不特以資學士大夫之汎覽而已。後世列郡。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於志。而未嘗領於王官。有司率謂非吏議所急。漫不加省。幸其士之有文學而好事者。奮然欲以述作爲己任。而偏州下邑僻陋之境。無故家大老文獻之足徵。其書雖粗具。而莫能詳覈。甚者遂缺而弗具。儒臣史家。卒有所詢訪。往往無以應。遺文軼事。不得附見簡牘之末者多矣。況其大者乎。滑固名州。公又以耆哲爲是州之望。文獻有足徵者。宜其爲書。纂輯也備。考据也精。所記人才消長。風俗盛衰。上可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古今文華事實沿革之故。下可俟采錄而垂之無窮。豈託於空言以爲著述者。可同日而語哉。潛是用序其大略如此。使覽者知是書。非獨爲一州之榮觀也。

科名總錄序

登科有記尙矣。而鄉貢之士。未有記之者。昔未始有而今記之。以昔之所取者衆。不易殫舉。今之所取者寡。可以遽數也。取之衆。則其求也廣。取之寡。則其擇也精。於至廣之中。而得其至精者焉。則今之上於春官者。皆昔之宜登于天府者也。况夫或被特恩。而躋顯仕。爲時聞人。或由辟舉。而能以材自奮。可使其氏名無所考見歟。鄱陽徐勉之。當場屋之初廢。襯然偕計吏來京師。所謂登科記。已不可復續。乃會萃國朝凡預鄉薦者之氏名。合若干人。次第成編。號曰總錄。蓋以士之歌鹿鳴而來。亦一時之榮遇。非謂祖宗菁

義豐芑之澤爲止於是而已也。上方宵旰渴士。赫然下明詔。網羅四方之遺逸。豈不以向之待士也。使之拘而不得肆。卓詭魁傑之彥。有未盡在吾彀中者乎。廣求而精擇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昔泰山孫明復。眉山蘇明允。皆嘗試有司不合。而以布衣召拜官。伊川先生亦以廷試報聞後。乃應聘而起。詎知今不有其人耶。是固不待勉之以傳。而勉之此編。則不宜無傳也。乃弗讓而序焉。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來京師。示予以其詩。曰學餘藁者若干卷。予愛其出新意而不傷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似。而不失其高。爲之展玩數四。叩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予竊觀宋之季年。疆圉雖日蹙。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重者。未爲乏人。公又傑出其間。而能以奇偉非常之功。自奮者也。謀人之國者。視此爲何時。而使全軀保妻子之臣。得以媒蘖其短。一斥而不復廢。興存亡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凡公已試之效。著於簡冊。藏之史官者。世旣莫得而見。其平生所韞。未克究於設施者。史亦莫得而詳也。而克紹以異代事。頗諱言之。蓋自國家臣一四海。弛武不用。朝野多暇。文治日興。爲士者惟知涵煦德澤。而相與詠歌太平之盛。欲訪百年之遺事。而故老盡矣。顧予與克紹。生今無事之時。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樂。豈非幸歟。克紹之詩。有吳仲退先生所爲序。稱之曰奇材。而又勉之曰。未可以是爲足。其望克紹厚矣。茲不復云。

送吳生歸黃巖詩序

予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於先生長者之門。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悵然自失。缺望而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爲言也。豈苟然而已乎。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於事。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惟仁者爲能贈人以言。若夫借齒牙之餘論。爲之道地。使一介疏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於當時。而用瑣材薄技。躋攀分寸者。亦得侈爲榮遇。以夸示乎庸人孺子。此皆古所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人不能爲是言也。有德必有言。顧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之不得。則觖望而去。果何爲者耶。惟吳生則不然。其爲人好修。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己也。其來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於天子。遂獲齒於國之貴游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衆人之右。解褐將有日矣。未嘗欲以爲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東南五千里鉅海之上。懼夫離羣索居。無所恃以爲善也。故欲聞一言於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之變遷。念川塗之修阻。苟可託以慰其永懷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予留錢唐。辱與予游者。廩十數人。欲相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予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

輒不合。抱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爲言於上。乃得與國子齒。予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贊升堂。與予爲師弟子之禮。予不容卒辭也。亡何。徐生謁告歸吳中。省其母。求予言以識別。予將何言哉。予聞古之爲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道。善教者不徒勸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也。苟惟勸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爲師。而予向也與徐生爲師弟子之禮久矣。奚俟今日乎。蓋今之爲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爲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於我也。爲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爲是官。我固不敢以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予爲師弟子之禮。非果以予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予亦安能言之哉。然予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說。無待予勸取而瀆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他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尙何言之求哉。於其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昔之同游者。今或仕于京師。或官於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爲然乎否乎。

劉忠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欲知其人。尙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靖國。姑寘勿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贈中大夫劉忠公之事理宗。其處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者乎。初。史嵩之以右相出督。專務張皇邊事。遙制朝廷。暨入據相位。引援私人。布列要途。持權自恣益甚。言事者有及之。輒斥去。公爲御史。彈奏侍從兩制而下九人。葉賁以嵩之腹心居言路。公不

少貸。責左遷。而公竟以是去國。君子小人之勝敗未分也。嵩之父憂起復。三學士論沸騰。而朝臣率皆瑟縮顧忌。噤不敢言。能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患苦嵩之之專而未知所處。念公素強直。無所附麗。可屬任。以太常少卿召。諫長劉晉之、臺臣王瓊、胡清獻、龔基先。皆嵩之所倚以爲肘腋。亟請寢公新命。理宗覽其奏。夜出御筆逐四人擢公左司諫。未至改侍御史。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至是乃決也。公旣引見。連劾執政金淵。從官鄭起潛。濮斗南。而下八人。其言馬光祖奪情總餉。實嵩之預爲引例之地。尤中其姦。于是邪黨漸解。而理宗猶豫不斷。公累章密奏。乞早命相。言逾剴切。理宗悟。嵩之訖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之分也。夫何國論甫定。綱已舉。而目未張。天不憖遺。遽使人懷殄瘁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庶僚。應詔上書。輪對進講。隨所開陳。咸有補益。非徒掇拾細微。苟備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皆不及兩月。盡言無避。塞謬躬。至其崇論宏議。旣已載之國史。所不勝書。而見于家集者。固不宜無傳也。公歿迨今垂百年。曾孫德輝。懼其遺編久且墜軼。探舊藏。得奏草及經筵所上輯語。附以館職策總二十有七篇。以授潛。使志諸篇末。庸俟後之秉史筆者。他詩文雜著。則別集存焉。或謂徐元杰以說書入侍。語及嵩之事。大契理宗之意。晉之瓊等四人急攻元杰。理宗悉黜之。起復之命。亦罷不行。傳聞雖異辭。實一事也。公與元杰之死。人皆以爲嵩之所毒。朝廷獨疑元杰無疾暴亡。爲興詔獄。至公與元杰俱被卹典。則同一憫悼之辭。殆有深意乎。考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誌。旣稱公感末疾卒。又以與元杰並言。且反覆致意于天運人事。而歎世故之不可料。其旨微矣。疑似傳疑。亦史家所當知也。故并著之。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爲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于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于上而被于下者。又有以爲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慨于心。莫不爲之發憤。壹鬱嗟歎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于三良。張景陽。之于二疏。謝宣遠。之于張子房。虞子陽。之于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于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蘭谿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于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于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于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爲用乎。公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爲序。以傳不朽。謂某盍爲後序。某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爲言至約。而有關于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

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驗于同志。其亦以爲然否。公諱璽。字秉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于前序者。此不具。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況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通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寢遠且益墜。爰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于小學之書。而其弘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于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略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爲鍾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爲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于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旣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鍾律別爲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藁。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之書。所爲作也。某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一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啓先儒之未發。有功于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爲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爲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極高深。而

不察夫制度文爲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爲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曼碩與某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爲序某獨遡其源流之自以爲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霽峯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闕藏而復出以爲文遭時遇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五緯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託於空言以俟來哲則如珠捐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掩蓋有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晦雖係乎時天之所不能闕藏者人亦不能闕藏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疑焉寧海爲縣在東南斗絕處其地多連山穹林而大海距其前清靈秀淑之所聚至是而止瑰偉之士隨所受之豐嗇發而爲文或簡雅而峻潔或博贍而宏麗往往各名其家霽峯李先生則並游乎英俊之林而以才自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從流寓之士試藝漕闈瀛糧笥書而來者以萬計先生微見所長輒爲其第一暨登名於天府筮仕於邊郡則國步已蹙運去祚移杖策東還屏迹海上筆瓢晏如垂將兩紀達官貴人有知先生者強起而致之京師先生因作大都賦以進一時館閣諸公咸共歎賞交薦於上擢教授杭學遷教授臨江尋以黃巖州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宏議施於大撰著由是學士大夫靡得而稱焉然先生嘗上書闕下懇懃數千言所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其藁具存他歌詩古文下至近世駢儼之語筆勢橫放如懸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夫屑屑然刻雕藻飾以求

工於片言隻字者。固自不侔也。延祐初朝廷設科取士。潛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實預秉文衡。後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高壽終。又十有五年。某亦以年逾六十。上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先生之季子槩始裒輯遺文。詮次爲二十卷。俾某序之。豈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闕藏者。人亦莫得而闕藏也哉。昔揚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爲郎給事黃門。而子雲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元法言所由作也。子雲沒既久。法言乃行。元猶不顯。學者苟徒誦先生之賦。而挹其膏馥。以爲希世資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子雲者乎。必也卽其祕藏於昔。而顯於今者。盡大觀而無憾。則先生之爲言可得而知矣。先生諱洧。孫字甫山。世系年壽卒葬。某旣誌於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某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諂。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之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羈卯知學。卽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亹亹不已。時出爲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西山真氏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訖爲醇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第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

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生今聖時。值文運之聿興。始以才自奮。浮沈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爲。可以信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既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据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已之道勝。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冢子深前卒。仲子沈。裒其詩文彙次成若干卷。以授某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揭表于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某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駕。其夙知而莫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丞。歷寧國錄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爲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已卒。他所著有某書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故久次。進職編摩。而某忝繇常調。供奉詞林。遙屬史氏。與公爲同僚。命同日下。明年夏。又同扈蹕上京。公自處清約。介焉特立。若不可犯。中實樂易。色溫而氣夷然。亦未嘗見其苟於言笑。深切敬畏之。無何而公用辟舉入臺。後十有二年。遂持部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某

方勸游不俟引年。預請納祿而歸。實受塵於屬郡。辱公臨况者再。握手道舊故殊款洽。今年春。公以御史召赴闕。士之見知於公者。相率賦詩。以道其繙繮之意。俾某序于篇端。蓋古者臺諫異官。御史主分察六司百僚。巡按郡縣。而糺其過失。凡刑獄功賞選補出納朝儀祭祀燕會之事。咸涖焉。若夫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則諫官之職也。我朝不設諫官。而臺諫之任悉歸于御史。今之視昔。其責不已重乎。以陽公城之行誼。范公仲淹之材且賢。而爲諫官。韓退之歐陽永叔。猶疑其失職。或著論以譏之。或貽書以誚之。逮其上疏伏閣。力爭國家大事。皆人所難言。乃卒以諫顯。然後知其始所以不言者。不欲徒爲細碎姑以塞責也。於是退之永叔。又從而推述稱揚之。豈非要其終而服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休明。羣臣遵法澤及黎庶。海宇乂安。固非有闕政之可議。主上不自神聖。每懷兢業。虛心采納。片言弗遺。念公久於馳驅。而熟於當世之務。擢寘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苟涉於國家大事。必能極陳人之所難言。至於本正而末治。綱舉而目張。振風紀。飭憲度。以舉其職業。直易易耳。使退之永叔復生。何以致其愛助乎。他日聞朝廷有骨鯁之臣。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某雖衰退。無從載筆立公下風。而頌歌明良相逢之盛。猶可與田夫野老。蹈詠太平於畎畝之中也。庸因序詩。而并及其屬望之私焉。

送明周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爲循吏立傳。漢西京二百年間。傳所書僅六人。蓋才難自古而然。尤難得者循吏也。皇元統一函夏。吾烏傷領於職方。逾七十年。某生乎其時。而獲事其大夫之賢者。固多求可儻於古循吏者。清

江周侯其庶幾乎。先是爲政者務以平易近民。或奉贊納謁以自通。皆弗之拒。習爲故常。人不訝也。侯至一切峻郤之。是可謂之廉矣。而世未嘗乏廉吏也。異時屢建局以覈田糧。而隱匿飛并之弊。有未盡革。侯始令民得自實。且躬任其鉤考之勞。一無所憚。朞月而簿書井井有條。愚民無知喜爭。豪猾之徒誘使相告訐。而陰持其予奪之柄以爲利。事未竟。家已破。而猶弗悟。侯遇其有所赴愬。悉委曲譬曉。調護而遣之去。負其不直者。悉皆慚伏悔罪。詘者以信。部使者郡長吏數委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不決之訟。侯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府旣以無事。用其餘力。大治土木。營尉廨。葺儒齋。剏常平義倉。而分貯公私之穀。以實其中。完舊益新。百廢具舉。是可謂之能矣。而世未嘗乏能吏也。惟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至于生爲立祠樹碑。廩廩庶幾循吏之遺風。乃絕無僅有者也。而況漢之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也以百里之邑。而得一循吏焉。不愈難哉。侯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黨之士。各賦詩以道其戀慕之私。俾某序于篇首。侯初由湖海南憲掾入湖南廣西帥幕。以招兩江叛蠻有功。超擢宣閫都司。歷江東劇郡元僚。績用甚著。其來烏傷。治行爲諸邑最。憲府方交章列薦於中朝。行嚮用矣。輒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大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慈谿沈教諭詩序

鄞沈君久遊金華。部使者薦其材於宣閫。署慈溪縣學教諭。其行也。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爲賦詩。而屬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沒。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爲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程子

之道賴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於此時者。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姑置弗論。臨川陸氏與朱氏並以性理爲學，而其爲說莫適相通。雖鵝湖之會，終不能挈而合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慈溪楊文元公、鄞袁正憲公父子爲巨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黃公亦慈溪人，始以朱子之學倡於其間，而務以躬行爲本。其大意謂陸氏以簡易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討爲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真修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生同時，寧不足發鵝湖所未決之餘論乎。國朝承平日久，治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悉主於朱子之說。至是而鄞慈溪之士，於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沈君在金華，嘗登許先生益之之門，而卒業於吳君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去而涖教事，又適在文元宗卿鄉邑，夫學術之分合，重事也。爲師儒者所宜盡心焉。故予於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水游觀之樂，交朋離別之思，已具於篇什，作者之意，不待序而可見也。

贈余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善言地理，先師朱子有取焉。而朱子之門不必人人皆西山也。蓋地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說，特博聞多學之一端耳。曷嘗以是爲學者所急乎？後生小子，羣居終日，視記誦詞章爲不足爲，而獨以不知地理爲恥。探奇勦說，憑虛造言，人自爲家，務以取勝，俗習所尚，相師成風。抑又西山時所未有也。觀其記辨馳騁，出人意表，誠若可喜。是以孝子慈孫，甘受其欺而曾不悟，反疑術者未睹此祕，往往委已以聽焉。甚者變置百年之邱壟，使先世體魄不得寧於地下，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予之病此久矣。故先